

讒

書

吳越備史本傳

羅隱字昭諫新登縣人也祖知微福唐縣令父倚古
應開元禮隱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從事
湖南歷淮潤皆不得意乃歸新登及來謁王懼不見
紉遂以所爲夏口詩標于卷末云一個禰衡容不得
思量黃祖謾英雄之句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
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婁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
魯司寇只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王初授鎮海節
度時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
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于賄賂

此表入執政豈無意於要求邪乃請更之其畧曰天
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
隱詞也及爲賀昭宗更名表曰左則虞舜之全文右
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隱性不喜軍旅
唯與丞相杜建徽善王初成西府命賓僚巡覽顧謂
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以言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
不若內向及徐許之亂人皆以爲先見一日隱寢疾
王親臨撫問因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
難繼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
章句動風雷隱由是以紅紗罩覆其上其後果無文

胡隱累官錢唐縣令尋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
鹽鐵發運副使授著作上郎司勳郎中歷諫議大夫
給事中賜金紫卒年七十七歲所著江南甲乙集淮
海寓言及讒書後集並行於世初新登鼉江常有二
氣亘於江上晝夜不滅及隱泊丞相杜建徽生二氣
不復見識者以爲文武秀氣焉

羅昭諫讒書題辭

余少讀羅公昭諫嚴陵釣臺遺刻蓋所著讒書之一者氣節凜然燁燁方冊間每以未睹全書爲恨近客徽學會公之遠孫雲叔來爲學正因得拜觀讒書及所賦詩大抵忿勢嫉邪舒泄胷中不平之蘊焉耳公晚唐節士抱負卓犖遭時不偶受知吳越錢氏幙辟歷仕給事中諫議大夫首勸調師勤王問罪朱溫錢不見聽而依中國以自固遇眞主納款歸疆終其身及其子若孫無僭竊之志往往皆出公平日講明之素也唐宋僭僞紛起立其朝者安食厚祿充然

無般容如公沉淪下僚氣節弗渝者幾何人吁士以
氣節爲重而文辭特其餘事在昔儉邪輩豈無絺章
績句取媚一時而泯泯莫聞公氣節可敬可慕凡片
言隻字皆足以傳世況其著書垂訓者乎新城楊令
看舊嘗梓行久而失其板雲叔不忍廢墜割俸重刊
亦可謂克承先志矣讀者當知公之氣節盡在左書
而不可徒以其文辭例視之也大德六年仲秋後五
日前進士東嘉黃真輔德弼父書

讒書

讒書者何江東羅生所著之書也生少時自道有言
語及來京師七年寒餓相接殆不似尋常人丁亥年
春正月取其所爲書誅之曰他人用是以爲榮而子
用是以辱他人用是以富貴而子用是以困窮苟如
是子之書乃自讒耳目曰讒書卷軸無多少編次無
前後有可以讒者則讒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
後有誚子以譁自矜者則對曰不能學揚子雲寂寞
以誑人

讒書卷第一

風雨對

蒙叟遺意

三帝所長

秋蟲賦

解武丁夢

救夏商二帝

題神羊圖

伊尹有言

後雪賦

敘二狂生

吳宮遺事

本農

風雨對

風雨雪霜天地之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

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而風雨雪霜爲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爲復何人民爲是以大道不効出懼其弄也大政不聞下懼其偷也夫欲何言

蒙叟遺意

上帝旣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岳以腸胃爲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岳泮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則不起矣而人力殫

焉

三帝所長

堯之時民樸不可語故堯捨其子而教之澤未周而
堯落舜嗣堯理跡堯以化之澤既周而南狩丹與均
果位於民間是化存於外者也夏后氏得帝位而百
姓已偷遂教其子是由內而及外者也然化於外者
以土階之卑茅茨之淺而聲響相接焉化於內者有
宮室焉溝洫焉而威則日嚴矣是以土階之際萬民
親宮室之後萬民畏

秋蟲賦

有序

秋蟲蜘蛛也致身網羅間實腹亦網羅間愚感其理
有得喪因以言賦之曰

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而網也者
繩其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知爾身之危兮腹之餒兮
吁

解武丁夢

商之道削也武丁嗣之且懼祖宗所傳圯壞於我祈
於人則無以焉質禱於家則不知天之歷數厥有左
右民心不歸然後念胥靡之可升且欲致於非常而
出於不測也乃用假夢徵象以活商命嗚呼歷數將

言言卷一
去也人心將解也說復安能維之者哉武丁以下民之畏天命也故設權以復之唯聖能神何夢之有

救夏商二帝

夏之癸商之辛雖童子婦人皆知其爲理矣然不知皆當其時則受其弊居其後則賴其名夫能極善惡之名皆教化之一端也善者俾人慕之惡者俾人懼之慕之者必俟其力有餘懼之者雖寢食不忘之也癸與辛所謂死其身以穴過者也極其名以橫惡者也故千載之後百王有聞其名者必縮項掩耳聞堯舜者必氣躍心跳慕之名與懼之名顯然矣而慕之

者未必能及懼之者庶幾至焉是故堯舜以仁聖法
天而桀紂以殘暴爲助

題神羊圖

堯之庭有神羊以觸不正者後人圖形像必使頭角
怪異以表神聖物噫堯之羊亦由今之羊也但以上
世淳朴未去故雖人與獸皆得相指令及淳朴消壞
則羊有貪狠性人有割割心有貪狠性則崇軒大厦
不能駐其足矣有割割心則雖邪與佞不敢舉其角
矣是以堯之羊亦由今之羊也貪狠搖其至性刀几
制其初心故不能觸阿諛矣

伊尹有言

唐虞氏以傳授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禹以醞釀風俗堙洪水服四罪然後垂衣裳而已百姓飲食而已亦時之未滴非天獨生唐虞之能理也及商湯氏以鳴條誓放桀於南巢揖遜既異渾朴亦壞伊尹放太甲立太甲則臣下有權始於是矣而曰恥君之不及堯舜嗚呼商湯氏之取非唐虞氏之取也商湯氏之時非唐虞氏之時也商湯氏之百姓非唐虞氏之百姓也商湯氏之臣非唐虞氏之和仲稷禹也伊尹不恥其身不及和仲稷禹而恥君之不見堯舜在致君

之誠則極矣而勵已之事何如耳惜哉

後雪賦

鄒生閱相如之詞呀然解頤曰善則善矣猶有所遺
梁王屬酒盈卮惟生少思苟有獨見吾當考之生曰
若夫瑩淨之姿輕明之質風雅交證方圓間出臣萬
分之中無相如之言所見者藩溷槍吹腐敗掀空雪
不斂片飄飄在中污穢所宗馬牛所避下下高高雪
爲之積至若漲鹽池之水屹銅山之巔觸類而生不
可殫言臣所以惡其不擇地而下然後浼潔白之性
焉梁王詠歎斯久撤去樽酒相如竦然再拜稽首若

臣所爲適彰孤陋敬服斯文請事良友

敘二狂生

禰正平阮嗣宗生於漢晉間其爲當時禮法家惋者多矣然二子豈天使爲之哉夫漢之衰也君若客旅臣若豹虎晉之弊也風流蘊藉雍容閒暇苟二子氣下於物則謂之非才氣高於人則謂之陵我是人難事也張口掉舌則謂之訕謗俛首避事則謂之詭隨是時難事也夫如是則漢之祚殲於外晉之祚縮於中故天必降變以應之二子應天變者也或號咷焉或慟哭焉斯甚於風雨雪霜已故泣軍門者謂遑遑

而無主歎廣武者思沛上之英雄

吳宮遺事

越心未平而夫差有憂色一旦復築臺於姑蘇之左
俾參政事者以聽百姓之疾苦焉以察四方之兵革
焉一之日視之以伍員未三四級且奏曰王之民飢
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國危矣夫差不悅俾嚭以代焉
畢九層而不奏且倡曰四國畏王百姓歌王彼員者
欺王員曰彼徒欲其身之亟高固不暇爲王之視也
亦不爲百姓謀也豈臣之欺乎王賜員死而嚭用事
明年越入吳

本農

有覆於下者如天載於上者如地而百姓不之知有
恩信及一物教化及一夫民則歸之其猶旱歲與豐
年也豐年之民不知甘雨柔風之力不知生育長養
之仁而曰我耕作以時倉廩以實旱歲之民則野枯
苗縮然後決川以灌之是一川之仁深於四時也明
矣所以鄭國哭子產三月而魯人不敬仲尼

讒書卷第一

說書卷第二

丹商非不肖

英雄之言

聖人理亂

莊周氏弟子

雜說

龍之靈

子高之讓

蘇季子

惟嶽降神解

忠孝廉潔

疑鳳臺

說天雞

丹商非不肖

理天下者必曰陶唐氏必曰有虞氏嗣天下者必曰
無若丹朱無若商均是唐虞爲聖君丹商爲不肖矣

天下知丹商之不肖而不知丹商之爲不肖不在於
丹商也不知陶虞用丹商於不肖也夫陶唐之理大
無不周幽無不照遠無不被苟不能肖其子而天下
可以肖乎自家而國者又如足乎蓋陶唐欲推大器
於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廢之然後俾家不自我而
家而子不自我而子不在丹商之肖與不肖矣不欲
丹商之蒙不肖之名於後也其肖也我旣廢之矣其
不肖也不凌逼於是陶虞之心示後代以公其仲
尼不泄其旨者將以正陶虞之教耳而猶湯放桀武
王伐紂焉

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屨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遜之心正廉之節不常其性耳視玉帛而取之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之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我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爲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無退遜之心正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爲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遊不爲人所窺者鮮也

聖人理亂

周公之生也天下理仲尼之生也天下亂周公聖人也仲尼亦聖人也豈聖人出天下有濟不濟者乎夫周公席文武之教居叔父之尊而天又以聖人之道屬之是位勝其道天下不得無理也仲尼之生也源流梗絕周室衰替而天以聖人之道屬於旅人是位不勝其道天下不得不亂也位勝其道者以之尊以之顯以之躋康莊以之致富壽位不勝其道者泣焉歎焉圍焉厄焉天所以達周公於理也故相之於前窮仲尼於亂也故廟之於後

莊周氏弟子

莊周氏以其術大於楚魯之間聞者皆樂以從之而未有以嘗之一日無將特舉其族以學焉及其門而周戒之曰視物如傷者謂之仁極時而行者謂之義尊上愛下者謂之禮識機之變者謂之智風雨不渝者謂之信苟去是五者則吾之堂可躋室可窺矣無將跪而受其教一年二年而仁義喪三年四年而禮智薄五年六年而五常盡七年其骨肉雖土木之不如也周曰吾術盡于是無將以化其族其族聚而謀曰吾族儒也魯人以儒爲宗今周之教捨五常以成

其名棄骨肉而崇其術苟吾復從之殆絕人倫之法
矣於是去無將而歸魯魯人聞者亦得以寢其志故
周之著書擯斥儒學而儒者亦不願爲其弟子焉

雜說

珪璧之與瓦礫其爲等差不俟言而知之矣然珪璧
者雖絲粟玷類人必見之以其爲有用之累也爲瓦
礫者雖阜積盈人不疵其質者知其不能傷無用
之性也是以有用者絲粟之過得以爲跡無用者具
體之惡不以爲非亦猶鏡之於水水之於物也泓然
而可以照鏡之於物亦照也二者以無情於外故委

照者不疑其醜好焉不知水之性也柔而婉鏡之性也剛而健柔而婉者有時而動故委照者或搖蕩可移剛而健者非缺裂不能易其明故委照者亦得保其質

龍之靈

龍之所以能靈者水也涓然而取需然而神天之於萬物必職於下以成功而龍之職水也不取於下則無以健其用不神於上則無以靈其職苟或涸一川然後潤下涸一澤然後濟物不惟濡及首尾利未及施而魚鼈已敝矣故龍之取也寡

子高之讓

原本闕聖鳳
據唐文粹補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挈而
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
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悸慄不敢以所得爲有伯成
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
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
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
有卑宮非食之政

蘇季子

原闕

惟嶽降神解

原闕

忠孝廉潔

原闕

疑鳳臺

原闕

說天雞

原闕 狙氏子已下七十
三字 聖鳳據唐文粹補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
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雞之雄
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死傳其術
於子焉乃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觜距銛利者不
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峩冠俯步飲
啄而已吁道之壞也有是夫

讒書卷二

五

手經刊正本

讒書卷第二

維嶽降神解

幽乎理者神也顯乎用者人也苟易其所則爲怪妖
非仲尼之所言也三百篇亦刪於仲尼而嶽降申甫
不刪者豈仲尼之前則其事信仲尼之後則其事妖
苟如是則夔龍稷禹而下有相其君輔其主以致理
者皆神降也人何有哉是必以國之興也聽於人亡
也聽於神審詳審文義人當申甫時天下雖理詩人
知周道已亡故婉其旨以垂文仲尼不刪者欲以顯
詩人之旨不爾則子不語怪出於聖人也不出於聖
人也未可知

疑鳳臺

秦穆公女以吹簫降簫史於臺上後乘鳳皇而去名其地曰鳳臺吁神仙不可以伎致鳳鳥不可以意求伎可致也則黃帝不當有崆峒之學意可求也則仲尼不當有不至之歎吾知其得志於逋逸間而秦諱之不書遂強鳳以神強臺以名然後絕其顧念之心今江漢間復有史之蹟是愚婦惡夫淫其所以得矣嗚呼上行而下效信而有證故秦之道竟施於妄矣

予以嘉慶丁卯重刻羅昭諫讒書五卷第二卷

中原闕蘇季子維嶽降神解忠孝廉潔疑鳳臺

四篇徧檢羣籍無從錄補今年春大興徐景伯
太史從永樂大典鈔得維嶽降神解疑鳳臺二
篇屬仁和陳扶雅孝廉趙寬夫茂才展轉寄至
爲之狂喜無異珠還而劍合也爰亟補刊卷末
用公同好并識嘉惠於勿諼云爾辛未長夏騫
再跋

卷第二

讒書卷第三

屏賦

秦始皇意

婦人之仁

道不在人

市儺

君子之位

荆巫

蟋蟀詩

三閭大夫意

畏名

三叔碑

天機

屏賦

惟屏者何俾蕃侯家作道墜阨爲庭齒牙爾質既然
爾功奚取迫若蒙蔽屹非裨補主也物敵賓也如譬

賓主牆面職爾之由吳任太宰國始無人禁之斬尚
斥逐忠臣何反道而背德與枉理而全身爾之所憑
亦孔之醜列我門閭生我妍不旣內外俱喪須是非
相糺屏尚如此人兮何知在其門兮惡直道處其位
兮無所施阮何情而泣路墨何事而悲絲麟兮何歎
鳳兮何爲吾所以悽惋者在斯

秦始皇意

秦法之於典墳其酷也甚矣由天六術數者則不與
焉而易復從而免噫術數者未易知而秦是以全易
者其有旨哉夫易肇於羲皇演於姬昌申於素王其

爲書則百家九流之先其造作者則百王之祖其理則上下天地出沒鬼神有春秋焉有詩書禮樂焉開闢以來舉一物而言皆貫之秦始皇通三聖之妙鍵故假術以言亦將欲聖人之旨乎以是齶齶無道而至滅亾者豈天下欲秦見造化之心乎嗚呼言之於三代已前秦則可以理遣言之於戰國之後秦則爲我罪人

婦人之仁

漢祖得天下而良平之功不少焉吾觀畱侯破家以警韓曲逆東身以歸漢則有爲之用先見之明又何

以加焉史遷則曰張良若女子而陳平美好是皆婦人之仁也外柔而內狡氣陰而志忍非狡與忍則無以成大名無他柔弱之理然也嗚呼用其似婦人女子者猶若是況真用婦人之言哉不得不畏

道不在人

道所以達天下亦所以窮天下雖昆蟲草木皆被之矣故天知道不能自作然後授之以時時也者機也在天爲四氣在地爲五行在人爲寵辱憂懼通阨之數故窮不可以去道文王拘也王於周道不可以無時仲尼毀也垂其教彼聖人者豈違道而戾物乎在

乎時與不與耳是以道爲人困而時奪天功衛鶴得而乘軒魯麟失而傷足

市儺

儺之爲名著於時令矣自宮禁至於下俚皆得以逐災邪而驅疫癘故都會惡少年則以是時鳥獸其形容皮革其面目可乞於市肆間乃有以金帛應之者吁是雖假鳥獸以爲名其固爲人矣復安有爲人者則不得人之金帛爲鳥獸者則可以得人之金帛乎豈以鳥獸無知而假之則不愧也以人則識廉恥而取之則愧焉嗚呼

君子之位

祿於道任於位權也食於智爵於用職也祿不在道
任不在位雖聖人不能闢至明智不得食用不及爵
雖忠烈不能蹈湯火先生所以張軒冕之位者行其
道耳不以爲貴大舜不得位則歷山一耕夫耳不聞
一耕夫能剪四凶而進八元呂望不得位則棘津一
窮叟耳不聞一窮叟能取獨夫而王周業故勇可持
虎虎不至則不如怯力能扛鼎鼎不見則不如羸噫
栖栖而死者何人養浩然之氣者誰氏

荆巫

楚荆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祈也羊豬鮮肥清醑滿卮祈疾者得死祈歲者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其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蟋蟀詩

原本有關文型鳳
據唐音統籤補全

頑颺斃芳吹愁夕長眉成有動歌離弔夢如訴如言
緒引虛寬周樟伺隙繁咽蚤緣范睡蟬老冠綬綬好
不冠不綬爾奚以悲蚊蚋有毒食人肌肉蒼蠅多端
黑白偷安爾也出處物兮莫累壞舍啼衰虛堂泣曙
勿狗喧譁鼠豈無牙勿學萋菲垣亦有耳危條槁飛
抽恨唧唧別帳釭冷柔魂不定美人在何夜影流波
爲子佇立徘徊思多

三閭大夫意

原出自楚而又仕懷王朝雖放逐江湖間未必有腹
江湖意及發憔悴離騷非所以顧望逗留抑由禮

樂去楚不得不悲吟歎息夫禮樂不在朝廷則在山
野苟有合乎道者則楚之政未亾楚之靈未去原在
朝有秉忠履直之過是上無禮矣在野有揚波歆醜
之歎是下無禮矣朝無禮樂則證諸野野無禮樂則
楚之政不歸楚之靈不食原忠臣也楚存與存楚亾
與亾於是乎死非所怨時也嗚呼

畏名

瞭者何暇者語於暗其闕是非正興替雖君臣父子
之間未嘗以牆壁爲慮一童子進燭則暇者猶舊而
瞭者噤不得呻豈其人心有異同蓋牽乎視瞻故也

是以退幽谷則思行道入朝市則未有不畏人吁

三叔碑

肉以視物者猛獸也竊人之財者盜也一夫奮則獸

佚一犬吠則盜奔非其力之不任惡夫機在後也當

周公攝政時三叔流謗故辟之囚之黜之然後以相

孺子伯召公不悅則引商之卿佐以告之

在周書彼君奭篇

三叔者固不知公之志矣而召公豈亦不知乎苟不

知則三叔可殺而召公不可殺乎是周公之心可疑

矣向非三叔則成王不得爲天子周公不得爲聖人

愚美夫三叔之機在前也故碑

天機

善而福不善而災天道也用則行不用則否人之道也天道之反有水旱殘賊之事人道之反有詭譎權詐之事是入者謂之機也機者蓋天道人道一變耳非所以悠久也苟天無機也則當善而福不善而災又安得飢夷齊而飽盜跖苟人無機也則當用則行不用則否又何必拜陽貨而劫衛使是聖人之變合於其天者不得已而有也故曰機

晚書卷第三

讒書卷第四

辨害

齊東事

槎客喻

漢武山呼

木偶人

市賦

越婦言

悲二羽

善惡須人

秦之鹿

梅先生碑

二工人語

辨害

虎豹之爲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爲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釣網其所全者大而所去

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
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
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苟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
奚所設施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
諫計菽粟而顧釣網者也於戲

齊叟事

齊叟藉其業於沃衍之野更子弟以主之歲無水旱
之害無螟螣之患而所入或有衆寡焉叟曰豈吾之
不信也如是彼鄰嫗者始衣食於吾家今雖外居猶
吾之家隸也俾督孟以伺候叟子之長者及將穫農

戶輒揮田具擊孟以逐之。姬告孟以不直，叟扶孟以仲代焉。農戶不之罪，之爲也。復然，姬亦以仲之不直告叟。復扶仲而季將行，有言曰：「叟之農戶未嘗如是之悖。」後孟與仲皆爲擊逐，今苟存不，扯之不畱而叟之子弟逐未艾也。叟醒然而怒，逐姬而復孟仲之職。其秋如舊，則前之媒悖者果姬也。而農戶何能。

槎客喻

乘槎者旣出，君平之門有問者曰：「彼河之流，彼天之高，宛宛轉轉，昏昏浩浩，有怪有靈，時顛時倒，而子浮

泛其間能不手足之駭神魂之掉者乎對曰是槎也
吾三年熟其往來矣所慮者吾之壽命不知也不虞
槎之不安而不反人間也及乘之波浪激射雲日氣
候黯然而昏燿然而晝乍揚而傍乍蕩而驟或落如
沈或觸如鬥茫洋乎不知槎之所從者不一也吾心
未嘗爲之動心一動則手足之不能制矣不在洪流
槁木之爲患也苟人能安其所據而不自亂者吾未
見其有顛越不必槎

漢武山呼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

能壞之物能壞之雖貴賤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訣倭者人壞之也窮游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爲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游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民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後遠遶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呼猶若是況千口萬口者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爲祥而爲英主之不幸

木偶人

漢祖之圍平城也陳平以木女解之其後徐之境以雕木爲戲丹牒之衣服之雖獐勇態皆不易其身也是以後人其言木偶者必以徐爲宗嘗過畱畱卽張良所封也平與良皆位至丞相是宜俱以所習漬於風俗良以絕粒不反今畱無復絕粒者而平之木偶往往有之其剗剗移人也如是

市賦

齊侯幸晏子所止引目長視曰彼也何哉如蜂如蟻萬貨叢集百工填委紛紛汨汨胡可勝紀嬰曰臣以敝廬在此聞於此見於此其名曰市若乃義軒已前

臣不得言義軒之後臣知其故先已後人惟賄與賂
非信義之所約束非法令之所禁銅市之邊無近無
遠市之聚無蚤無晚貨盈則盈貨散則散賢愚並

善惡相混物或戾時雖是亦非工如善事雖賤必貴
參雜胡越奔走孩稚枋策而來挈提而至剖以形狀
巧漫口鼻黃頭而跣鞞肩而帔兼之以耆艾繼之以
諸叢誰有帳額詎假文字蜀桑萬畝吳蠶萬機及此
而好繁何所之東海魚鹽南海寶貝及此而耗其誰
主宰君勿謂乎市無伎歌咽舞腰賤則委地貴則凌
霄君勿謂乎市無門可南可北陰陽迭用人消息

市之衆不可以言或有神仙市之雜不可以測或容
寇賊拾之則君子不得已之玩好撓之則小人不得
已之衣食公曰始先生以踊屨之譏革寡人之非今
先生以交易進退祛寡人之蒙昧彼主之者魁師張
之者駟僧吾知之矣謹以從政無尤悔

越婦言

買臣之貴也不忍其去妻築室以居之分衣食以活
之亦仁者之心也一旦去妻言於買臣之近侍曰吾
秉箕箒於翁子左右者有年矣每念飢寒勤苦時節
見翁子之志何嘗不言通達後以匡國致君爲已任

以安民濟物爲心期而吾不幸離翁子左右者亦有
年矣翁子果通達矣天子疏爵以命之衣錦以晝之
斯亦極矣而向所言者蔑然無聞豈四方無事使之
然邪豈急於富貴未假度者邪以吾觀之矜於一婦
人則可矣其他未之見也又安可食其食乃閉氣而
死

悲二羽

舞鏡之禽墮洲之翠南方之所珍也而工簪珥者以
爲奢靡犀象之遠金玉之貴必以間之及舉宮而飾
傾都而市金玉犀象之不暇給而二羽之用曾不銖

兩焉蓋以羽之輕而金玉犀象之重苟發其顏色則可而較其進則不可也所悲者舞鏡之時墮洲之日

詩

善惡須人

善不能自善人善之然後爲善惡不能自惡人惡之然後爲惡善惡之成蓋視其所適而已用其正也則君子用其不正也則小人君子小人寧有面貌哉比干之生也與人無異費無極之生也亦與人無異比干之言爲諫諍無極之言爲毀佞彼所出者皆言也比干之言非不善也以不用故善不能自善無極之

言非不惡也以可入故惡得而爲惡譬剛勁之於朽蠹也剛勁者以不得地而屈折朽蠹者幸蟠縷而入焉其不可任也如是

秦之鹿

世言秦鹿去而天下逐是鹿爲聖人器也信焉夫周德東耗秦以力取書傳雖百姓欲從而秦未嘗有意故爲秦者反天下之歸則五十年曠其數以逐人而秦不得與其下復焉謂逐其鹿鹿不在聖人器而逐之者逐秦耳秦實鹿焉六都傾潰睥睨無已奔勁足踐我黔庶觥利頻觶我詩書彼非鹿而何嗚呼去道

與德也獸焉不獨秦

梅先生碑

漢成帝時網紐顏圯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

政雖失

一作去

而劔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能爲國家

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

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突幸臣牙特殛

一狂人噬一單放

一作族

而已彼公卿大臣生殺喜怒

之任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

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撓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

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

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之

二工人語

吳之建報恩寺也塑一神於門土工與木工互不相可木人欲虛其內窗其外開通七竅以應智藏俾他日靈聖用神吾工土人以爲不可神尚潔也通七竅應智藏必有塵滓之物點入其中不若吾立塊而瞪不通開竅設無靈何減於吾木人不可遂偶建焉立

塊者竟無所聞通竅者至今爲人禍福

龍書卷第四

讒書卷第五

書馬嵬驛

投知書

與招討宋將軍書

迷樓賦

說石烈士

荅賀蘭友書

拾甲子年事

序陸生東游

請追癸巳日詔疏

刻嚴陵釣臺

弔崔縣令

代常徵君讓官疏

常篇內作章

書馬嵬驛

天寶中逆胡用事變興西幸貴妃死於馬嵬驛臣在
草野間得本朝書讀未嘗不恨生不得批虜頰以快

言三十二
天子意今復百餘年後右軾邊隴裘莽平遠發人宿憤然明皇帝時天下太平矣率有寵僭之咎不足之恨者何邪夫水旱兵革天之數也必出聖人之代以其上瀆社稷下困黎民非聖人不足以當其數故堯之水湯之旱而元宗也革焉

投知書

某去年秋嘗以所爲文兩通上獻其貴賤之相遠崖谷之相懸且不啻千里故罪戮之與憫嗟不可得而知也由是卑折慙蹙苦不自容者以至於今然竊念理世之具在乎文質質去則文必隨之苟未去則明

天子未有不愛才賢左右未有不汲善者故漢武因一鷹犬吏而子虛用孝元以洞簫賦使六宮婢子諷之當時卿大夫雖死不敢輕吾輩是以霍光貴也蕭望之責其不下士公孫述叛也馬援陞戟相見一爲權臣一爲狂虜猶且不能下一書生而千百年後風俗佞斂居位者以先後禮絕競進者以毀譽相高故吐一氣出一詞必與人爲行止况更責霍光怒公孫述者乎何昔人心與今人不相符也如是若某者正在此機窖中不惟性靈不通轉抑亦進退間多不合時態故開卷則悒悒自負出門則不知所之斯亦天

地間不可人也而執事者提健筆爲國家朱綠朝夕
論思外得相如者幾人得王褒者幾人得之而用之
者又幾人夫昔之招賢養士不惟弔窮悴而傷凍餒
亦將詢稼穡而問安危嗚呼良時不易得大道不易
行某所以遲遲者爲執事惜苟燕臺如隗漢殿薦雄
則斯人也不在諸生下

與招討宋將軍書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虺肆螫而東南一臂爲之枯耗

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

西枕庵校本作
南下多漸字

之筋力

怠

枚庵校
本作殆

矣自爾天子不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

雷諸葛爽

枚庵校本下有秩字

安文祐皆自盜而升朝序也所

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緣淮飢汴滑以東螟故無賴

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

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煇劍我

梁宋天子以蟻蝨癢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

將軍

枚庵校本有爲字

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

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年二

枚庵校本作三

擁旄節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

陽三

枚庵校本作二

城大梁亦版築自固彼之望

將軍其猶沸之待沃

枚庵校本增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幹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十

九朝廷以

校庵校增有十字

二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

軍誅蕩草寇

字

按十國春秋作彼望將軍猶沸

大節優游東道不知朝廷以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加將俾將軍旦夕翦此草寇也本似皆譌昔

韓之醫良而性齷故爲人理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

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

校庵校本重鑿

字且欲大其疽以沽其直因以藥稔之宜貴

校庵校本重鑿

潰商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屍其族而籍其家且二

賊之嚙壽春嚼頰尾

校庵校本作上

刷毫社掠合肥經營於

梁宋其爲老者殺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貨財

將軍固知之矣白將軍受命迄今三月嚙嚼刷掠之

不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之
所爲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
戢斂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繩以法今將軍
勲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
摧士伍鞭撻饋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
芝之行也甚爲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爲
念復授某後唐本作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也
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
後唐本作無使躡韓之醫

述德賦

歲在甲申余不幸於春官兮憑羸車以東驅 魏闕

之三千兮得隨家之故都喬木拱立以不語兮繫今

昔之自離慨餘基之未平兮曰迷樓而在斯迷樓者

何煬帝所制煬襲文後天下無事謂春物繁好不足

以開吾視謂春風嬾慢不足以吹吾志斯志既熾斯

樓乃峙榱桷沉檀棟梁杞梓將使乎旁不通於日月

外不見乎天地然後朝奏於此寢食於此君王欲左

右有粉黛君王欲左右竊疑作左有鄭衛君王欲問乎

百姓曰百姓有相君王欲問乎四方曰四方有將于

是相秉君恩將侮君權百官庶位萬戶千門且不知

隨煬帝迷於樓乎迷於人乎若迷於樓則樓本土木亦無親屬縱有所迷何爽君德吾意隨煬帝非迷於樓而人迷煬帝於此故曰迷樓然後見生靈意

說石烈士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爲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儉

雞殺狗始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爲

愬前驅其親信

校本增與字

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

歸天子用裴丞相計

校本有以字

丞相征蔡若愬者光

顏者重嗣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平

驚疑平作年

蔡平天子

使之詔刑部

校本有韓字

侍郎撰平蔡碑將以文

校本

作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

作力推去其碑僅傾侈校庵校本者再三吏不能短校庵

校本乃執詣節度使使悉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

北事訪校庵校本諸將聞是事是事一作率也甚訝之命具

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

功乃僞佞畏不勝案驗吏問之未知其爲人也孝忠

伺吏隙川柳尾抵二吏殺校庵校本天子聞之怒且使

送闕下及其至也亦校庵校本異其人因召見曰汝

推吾碑殺吾本無二字吏柰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固不

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勣歲

久以賤故給事無聞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且吳季
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
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一二
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蓋歸乎丞相而
愬第其校本名也反與光顏重嗣齒愬固無所言
矣設不幸更有校本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
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之所以勸
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功校本亦將
爲陛下明校本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
不殺人校本無以見陛下臣罪不容誅矣請就刑

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似

枚庵校本無似字

義命赦之

因

枚庵校本有命字

曰烈士復詔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

如孝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

江淺余求刺史丞相有從事爲余言

枚庵校本作道

孝忠事遂

次焉將所以教爲人下

荅賀蘭友書

前者吾子不以僕之暗鈍猥垂教士

枚庵校本作示

大相開

發若非許與深至誰肯如是甚善甚善然其所道者

正中僕嘗所自病者也僕少而羈寤自出山二十年

所向推沮未嘗有一得幸於人故同進者忌僕之名

同志者忌僕之道無有不如吾子之所誨也然僕之
所學者不徒以競科級於今之人蓋將以窺昔賢之
行止望作者之堂與期以方寸廣聖人之道可則垂
於後代不可則庶幾致身於無愧之地寧復虞時人
之罪僕者歟夫禮貌之於人去就流俗不可以不時
其進於秉筆立言扶植教化當使前無所避後無所
遜豈以吾道沉浮於流俗者乎仲尼之於春秋懼之
者亂臣賊子耳未聞有不亂不賊者疑仲尼於筆削
之間況僕求試京師隨波而上逐隊而下亦有年矣
家在江表歲一寧觀旨甘所資桂玉之困何嘗不以

事力于人苟利其出處則俯仰從事亦人之常情也
在不枉其道而已矣道苟不枉以之流離可乎冠衣
不能移人之迹顧所履何如耳言不忠行不信謂之
君子可乎言忠而行信謂之小人可乎吾子視僕復
苟合於不信不忠枚庵校本作不忠不信者乎非僕之不可苟
合道義之人皆不合也而受性介僻不能方圓既不
與人合而又視之如仇讎以是僕遂有狹而不容之
說吾子果復發言及此是不以衆人見待也而今而
後敢不安其所自然一科一級多難也有如是哉彼
山也水也枚庵校本自介僻至水也七性之所適也
十二字闕注云原本有闕文性之所適也

而眷眷不去者以聖明之代文物之盛又安可以前
所忌者移僕初心苟不得已僕亦自有所處大凡內
無所疾外無所媿則在乎命也天也焉在僕與時人
乎唯吾子勿憚相規之數也

拾甲子年事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

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長傳故都聲有時涼曉校

本涼校哀嚮歷歷校趙家遺臺老樹校驚離校

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因目爲校本作曰

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游佐其事新聲亦從

之

校庵校
本作去

然性本便惠

校庵校
本作慧

雖谷之起居謀慮皆

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鉤聚亡

命以規

校庵校
本作窺

脅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

於谷者谷不

校庵校
有以字

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履

校庵校
本作戲

間狎玩者耳除歌酒

校庵校
有外字

不當以應顧

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

校庵校
有常字

理也况妾乎前

日天子授從諫節度

校庵校
有使字

時非從諫有野戰之

功拔城之績蓋以其

校庵校
有先字

父挈齊還我去就間

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

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

縷一蹄爲夫

枚庵校本作天子壽

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也且

章武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氣

一作器

尚不能以固

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荷家業苟

不以法

枚庵校本有而字

得亦宜不以法而終此倚伏之常

數也而又卒伍鈇險言語不詳

枚庵校本作詳

是不爲齊鬼

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也

枚庵校本作矣

孰謂有公字從

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如

枚庵校本作如

不能折其肘臂以

作天子計則宜脫俗

枚庵校本作族

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

恩以骨肉腥健兒

枚庵校本有衣字

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

枚庵校本有能字

決者三日

枚庵校本作月

新聲復

枚庵校本作後

進以其

業不用也縊死之會昌中從諫死其子謀邀節鉞族
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嬪人者必亾而新聲之言惜
其不用余前過大校庵校本作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
有者字因拾於編簡

序陸生東游

余窮奔長安中二三年時時於游騁間面人未嘗決
胸臆事直自謂是非顛倒不復得見其人一年遇生
於靖安里中相其吐氣出詞落然有正人風骨余既
急於近已而生亦以節槩見多自是出處游息不復
狎他人矣雖厄窮毀譽校庵校本作因毀進退得喪未嘗不

同之有時因事慷慨發涕相感以爲讀書不逢寒

校庵

校本作韓

吏部作人不識陽先生信吾徒之弊也宜矣後

一年俱以所爲道請於有司旣不能以儉妄和梯又不能挾附相進果於數百人中不得禮部侍郎意由是知余者弔余以色不知者啗余以聲媿負徬徨樸浣無所旣三月生以故東出鄒魯間雖下第之緒與將別之緒相煎然鄒魯聖人之鄉亦足以暖生之憔悴夫聖人羈旅七十國也以君臣父子道未昭塞天地間猶惓惓校庵校本作栖栖耳是聖人患乎教不立而不患乎名不彰設使其早率一城嘯一旅則周之一諸

言言卷三
侯材具復安有今日功業乎聖人徒也不當以聖人
道爲利家業後狹其所歸且爲余整衣冠拜朝堂下
酌其車服禮樂之數升降揖遜之儀思量侯伯卿士
中復有夫子罪人否還日以言極之去矣青門曉開
無一器酒以澆恨明天子在上不敢哭以致懷勉之
哉行與不行也在生道耳第與不第也其如生何

請追癸巳日詔疏

歲貢賤臣羅隱旣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於長
安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水器爐香
蒲簾絳繡

牧庵校本作番
秋作器水爐香蒲蕭繡幡按十國春

輩致於坊市

外門將以用舊法而召甘雨也臣踴起病榻間以爲

明天子憂人雖舜禹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聞

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不

舊按十國春秋無不字

然不可以

倉卒除去今秦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已頻

矣天之高地之厚五岳之綿亘四瀆之宏遠陛下令

百執事啓祈外何嘗不以心祝之雖莖稿苗乾而百

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以蒲篠

舊按十國春秋

作蕭下
有草字

爲請者豈陛下謂其能靈於岳瀆者乎夫岳

瀆視陛下之公輔裂陛下

舊按十國春秋有之字

土田苟陛下

憂則岳瀆亦

舊按十國春秋有宜字

憂矣受封

舊按十國春秋作受祭據封

者尚未能爲陛下出力彼蒲篠

騫按十國春秋作蕭

輩復何足

以動天臣謂

校庵校本作竊爲

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之有

雨澤猶陛下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干之則陛下

渥恩亦可以委曲干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以

記言然後付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牘今冒犯

校庵校本作死

請追癸巳日詔苟若陛下法十六聖之教訓

雖五種栖野而百姓不服撥豈蒲篠

騫按十國春秋作蕭

之所

及乎昔商湯之民不以旱爲災蓋仁聖之在上也今

旱未及商代而陛下憂已過

校庵校本有矣字

臣謹因旱以

賀冀百姓知陛下心

刻嚴陵釣臺

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耶寥寥不歸者光武之故人耶故人之道何如假蒼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飛蛇蟄兮風雨相違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乎今之世風俗偷薄祿位相尚朝爲一旅人莫爲九品官而骨肉親戚已有差等矣况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弔崔縣令

丁亥年夏

咸通八年

前晉陽崔縣令死於通政里客舍殭

也余雖不識其人且念其官不卑也死亦命也而竟以餓者是必不爲貪吏爲貪吏則不然因作詞以弔曰南風熱兮雲蒸乾緬飢魂兮愁鬱盤莅晉陽兮俸薄魂之廉兮無剽削余辭以弔空魂來親兮無西東魂無山兮山之鬼夷叔彼之生兮未嘗足魂無野兮野之鬼陳仲彼非其得兮一介不之其魂邀畱兮京師上惓惓兮下怡怡殘敗肉兮乞狗彘捨此兮何之量一作諒天地之廣大兮吾不得而知雞則走而鷩則飛蠅瘦而螭蟻肥何濁也則是清也則非茫昧

既不可以間兮盤礴不可得而推況吾懷以四顧兮孰知夫天地之云爲

代韋徵君遜官疏

聖人纂極之二年相臣上言北省官徵四處士而濠梁韋君居其一詔下之日韋君去世故補其疏以榮

之逋臣遵言去月某日本州官吏跪將恩制補臣左

拾遺拜無

枚庵校本
作舞

渥澤驚動村社臣聞降玉帛所以

崇德

也舉遺逸所以孰

枚庵校本
作敦

風俗也二者非有

良左右

枚庵校本
作佐佑

不能行之非有聖明之主不能成

之仰望丹闕惟感唯賀然臣者履行會不若凝籍輩

而執政徒以臣遠世有勲業於周隨洎曾高

枚庵校本作高

曾

以來於國家則未有絲髮用處臣少而孱病自念

材具不可攀望多士退縮山野掀攪遺蠹無片言以裨教化無一字以紀休明行坐語默寢食而已豈知宸造過聽好爵下授所謂飾猓狄以冠帶饗爰居以酒食者也况自陛下膺天緒今內有良相外有良將家至戶到未有一處不似唐虞時設置臣於諫署中使臣說何道理徒令四夷八蠻疑陛下有玩人之事臣若詣闕之後不唯陛下有玩人之事臣一何百執事所玩展轉寤寐惟恐濠梁之不堅不知祿之可嗅

也夫四海至廣也九州至大也其間懷材負器在臣
之右者必千萬於臣臣道不出人家無餘廕一旦以
韋布列於公卿門籍臣復何面以對循陞歷級之人
何目以視不調久次之士在陛下簪珥間猶恐登用
未盡又安可以遽及逋臣臣以是未敢奉詔惟陛下
哀之死罪死罪

議書重序

隱次議書之明年以所試不如人有司用公道落去
其夏調饌枚庵按本作膳於江東不隨歲貢又一年朝廷以

彭就辟刀机猶濕詔吾輩不宜求試然文章之興

不爲舉場也明矣蓋君子有其位則執大柄以定是非無其位則著私書而疏之思斯所以警當世而誡將來也自楊孟以下句人名爲而又念文皇帝致理之初法制悠久必不以私蟲癢痛遂偃斯文今年諫官有言果動天聽所以不廢讒書也不亦宜乎

詩書卷第五

跋

羅昭諫讒書五卷著錄於郡齋讀書志至直齋書錄
解題已云求之未獲永樂大典中有隨齋批注曰讒
言近刻於新城縣今方萬里跋所謂淳熙二年乙未
刻新城楊思濟集敘始卽指此辛亥秋日從姚子英
一假其舊藏寫本第五卷及原跋讀之內惟與招討
宋將軍書說石烈士拾甲子年事請追癸巳日詔疏
四首載入姚叔祥所刊羅江東集餘皆近代所罕傳
雖殘編斷簡亦希世之珍也因亟錄之聞吳興書估
言吳門藏書家見有全帙尚願宛轉借鈔未知能逮

此心否至命名之故大約不離乎憂謹畏譏同時沈
顏有聲書意亦猶是也癸丑寒食日公陵楊復古識

重刻讒書跋

歲丙寅秋黃堯圃主事以讒書五卷全本屬仲魚孝廉見寄予喜踰意外亟手自校錄刊入愚谷叢書攷直齋書錄解題但載羅江東甲乙集後集湘南集而云隱又有淮海寓言讒書求之未獲隨齋批注讒書刊于新城縣殆卽方回跋所謂知新城縣楊思濟淳熙二年所刊而大德六年隱裔孫應龍重刊本亦不可復見故近世儲藏家都罕著錄苟微堯圃之好古敏求安得使人復覩其全耶堯圃跋云此本乃吳枚菴從王西莊光祿傳鈔案枚菴名翌鳳本休寧商山

人與予同宗徙家于吳遂占籍爲郡諸生家素貧博學而嗜古吳故多藏書家聞有善本輒宛轉構借往往手自校錄丹黃甲乙字必精楷與予交尤莫逆得佳帙多互相傳鈔猶憶乾隆丁未暮春予與枚菴同訪慧樓進士于松陵茗話之頃適西莊光祿亦至相與畱連欸洽極一時文酒之樂夜漏數十刻始各散去度爾時二君已皆有是書而彼此無說及之者未幾枚菴卽挈家入楚而光祿亦謝世二家書籍旋皆放失不意時越二十餘載復有蕩圃仲魚二君爲之展轉作合於星離雲散之餘一何奇也豈江東生故

爲此變幻以自靳其譏乎抑書之顯晦固自有時乎
殺青既竟爰述顛末用復慧樓且以告後之讀譏書
者嘉慶丁卯上巳日海寧吳騫識

羅昭諫書跋

宋子京唐書無羅隱姓名歐陽永叔五代史記吳越世家始書錢鏐以沈松皮光業林鼎羅隱爲賓客在唐昭宗景福元年壬子之前去天祐四年丁丑十六年耳唐懿宗卽位咸通元年庚辰隱在京師舉進士畱七年而不第咸通八年丁亥著讒書唐僖宗光啓二年丙午錢鏐知杭州丁未拜杭州刺史今方輿勝覽取杭州圖志書隱唐光啓間爲錢唐令辟掌書記爲給事中遷發運使卽皆錢氏之除擢也而歐陽公稱爲錢鏐賓客何耶自咸通改元至景福改元

歷懿僖昭三十二年隱之本末可攷者如此所爲讀
書乃憤悶不平之言不過於當世而無所以泄其怒
之所作試見淳熙二年乙未知新城縣楊思濟集敘
裔孫應龍見佐學徽州將割俸重刊是書俾識其本
末大德六年壬寅六月十九日辛巳紫陽山人方回

隆慶二年二月中旬借顧從化元板本鈔第二卷內
闕二葉鈔完因以吳越備史列傳書卷首錢穀記
隆慶四年七月初一日從錢叔寶借鈔

案枚庵鈔本錄此跋今仍之其所云從錢叔寶借
鈔未知誰氏

堯翁

枚庵所鈔云鈔自王西莊光祿家光祿僑吳之龐
家衛今已下世其所藏亦稍稍散出可慨也

堯翁又記

讒書附校

據宋姚鉉唐文粹明姚士粦
屠中孚校刊羅昭諫集合校

卷一

風雨對

地之

文粹之下有
所字集同

之權

文粹下有
也字集同

時爲

集無
爲字

不聞

文粹

聞作問
集同

夫復何

集作天
欲其

卷二

英雄之言

冠履

文粹履作
履集同

退遜

文粹遜
作讓

正廉

文粹正作
貞集同

不常

文粹

常作恒
集同

取之

文粹無之
字集同

取之

文粹無之
字集同

牽我

文粹我
作於集

同意

彼

文粹意作
噫集同

未必

文粹無未
字集同

退遜

文粹遜作
讓集同

正

廉

文粹正作
貞集同

說天雞

其畜

集其下
有父字

子焉

集無
焉字

乃反

文粹乃作
且集同

無復

文粹復
下有問

字集

俯步

文粹俯作
高集同

壞也

文粹也作
矣集同

卷三

荆巫

楚荆

文粹作
荆楚

人祈

文粹祈作
祀集同

山

文粹無者
字集同

歲者

文粹

無者字

誠必

集必
作心

其外

方

於心

文粹心下
有而字

及人

集無
及字

卷四

辨害

之釣

文粹釣作鉤

而所

文粹無而字集同

苟君

文粹苟作而

設施

文粹作施

設釣網

文粹釣作鉤

漢武山呼

雖貴

文粹雖作惟

貴賤

文粹賤下有則字

祈其民

文粹無三字集同

之呼

文粹呼作聲集同

萬口

文粹口作舌

梅先生碑

顏圯

文粹圯作壞集同

雖失

文粹失作去集同

尚能

文粹尚下有字集同

幸

臣

集幸作倖特

廼

文粹時作止於

單放

文粹放作族集同

大臣

集臣下有字

任

集任下有字

婢子

文粹子下有字集同

碑之

文粹無之字集同

讒書

附校

二

拜經樓正本

與招討宋將軍書

狼山

集狼作良

東西

文粹西下有

力怠

文粹怠作

不忍

文粹不忍

文

粹

所

無忍

葛爽

文粹爽下有

文祐

文粹祐作

所不

文粹下有

有以

粹

所

粹

字集

緣淮

文粹緣作公

癢痛

集癢作癢

將軍

文粹軍下有

二十

粹

同

粹

文粹

下有二

擁

文粹二作

施節

文粹作節

三城

文粹三作

粹

同

粹

二集

待沃

文粹下有

壓

文粹知朝

延

文粹延

八

文粹八

十

三

同云

人理

文粹理見

醫

文粹醫

以

文粹以

作

其

粹

同

直

文粹無其

宜貴

文粹作而

宜

文粹宜

表

文粹表

其

家

粹

家

文粹賊之

字

文粹無之

喘

文粹喘

頰

文粹頰

尾

文粹尾

上

無

集同

者

文粹者

殺

文粹殺

而

文粹而

字

文粹字

同

顯

集上

者

文粹者

殺

文粹殺

而

文粹而

字

文粹字

同

芝之

文粹無之字

大帝

文粹太作

繩以法

文粹作以法繩集同

橫摧

文粹

摧作

士伍

集士作

爲念

文粹爲作之

某秩

文粹某作禁集同

將軍

文粹

下有倚

其時

文粹時下有

望將軍

也字集同

說石烈士

親信

文粹信下有與字集同

相計

文粹計下有以字集同

明平

文粹平作年

刑

部

文粹部下有韓字集同

以文

文粹文作大集同

傾侈

文粹侈作侈集同

能短

文粹短作

使使

文粹不使重文粹字

事訪

文粹訪作倚集同

是事

文粹事作卒集

同

甚訝

集甚作心

僞佞

文粹佞作低

閑之

集閑作罔

抵二

文粹抵作拉集同

吏殺

文粹殺下有之字集同

其至

集無其字

也亦

文粹亦下有未字集同

奈何

文粹奈作

爲集同

固不

文粹無固字不作未集同

無聞

文粹無下有集同聞下文粹有

見季琳

文粹季作秀集同

一二集作二三

第其文粹其作共集同

也反與

文粹無此三字

更有文粹有一字

之所文粹無之

之功

又粹功作

明賞

正集同文粹明作

吏擒

有臣字下殺人

文粹人作吏集

同臣罪

文粹罪作死

容誅時集同

其似

文粹無似

命赦

文粹命作

因曰

文粹因下有

復詔

文粹詔作

求刺文粹

遂集同

余言

文粹言作

爲人下

集作人爲下

拾甲子年事

長傳

文粹長作

都聲

文粹下有牽課

趙家

集下有

老

樹

文粹下有

因爲

文粹爲作

從之

文粹之作

便惠

集

作規

文粹規作

谷不

文粹不下有

巾履

文粹履作

惠

慧

文粹同

規

文粹同

從之

文粹同

便惠

集

歌酒

文粹酒下有外字集同

之憂

文粹憂下有常字集常字在理字下

節度

文粹度下有

有使字

野戰

文粹戰野作

以其

文粹其下有先字集同

夫子

文粹夫作天集

同人

文粹無也字集同

傑氣

氣作

襲荷

文粹荷作如何集同

法而

文粹法下有字集同

不以

文粹以不

詳文粹詳作

幸也

文粹

也作矣

孰謂

文粹謂下有公字集同

姑不

文粹姑作如集作始

不能

集下有早

字脫俗

文粹俗作族集同

健兒

文粹兒下有衣字集同

三日

文粹日作月集同

聲復

文粹復作後集同

縊死

文粹死作殺

謀邀節鉞

文粹作露父意

大行

文粹大作太集同

請追吉日癸巳詔疏

水器爐

文粹作器水鑑集同

蒲篠

文粹篠作蕭集同

絳繡

文粹繡作幡集同

將

以文粹將下甘雨文粹無甘不然文粹無不倉卒文粹

倉作文粹令作蒲篠文粹篠作蕭下陛下文粹

蒼命集同下文粹亦下有文粹亦下受封文粹作受祭臣謂集

集同濱亦宜字集同受封文粹作受祭臣謂集

爲將文粹將下有史氏文粹史上有冒

犯文粹犯作下法落集同蒲篠文粹篠作商湯文粹

商作殷之民文粹民作代集同蓋仁文粹無蓋聖之

集同文粹之下有商代文粹商作已過文粹過下有謹因

君字集同冀百姓文粹冀作萬無百字姓

請集同刻嚴陵釣臺

臺耶文粹耶作寥寥文粹寥下有人耶文粹無耶假

蒼

集假作昵

龍飛

文粹飛作爭集同

相違

文粹違作遺集同

有卒

文粹卒下有者

字集

今之

文粹今作下集同

偷薄

文粹薄作去集同

骨肉

親戚文粹作親

戚骨肉

集同

讒書

附校

五

拜經樓正本